

永远的茜茜公主

李述鸿

永远的茜茜公主

李述鸿

BACOPA VERLA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复制、抄袭、截用本书部分和全部内容,包括广播、电视、手机的改编或截用。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巴伐利亚公主伊丽莎白肖像,1856年;画家:弗朗茨·卢孙(父)(1817-1892), ©版权所有:美术图像/遗产图像,Alamy图库。

2019年八棵葩出版社

4521 Schiedlberg 奥地利

电话:+43(0)7251-22235

E-mail: office@bacopa.at, verlag@bacopa.at www.bacopa.at

印制:欧盟

ISBN 9783903071773

2020年第一次印刷

Alle Rechte, insbesondere die des Nachdrucks, der Übersetzung, des Vortrags, der Radio- und Fernsehsendung und der Verfilmung sowie jeder Art der fotomechanischen Wiedergabe, der Telefonübertragung und der Speicherung in Datenverarbeitungsanlagen und Verwendung in Computerprogrammen, auch auszugsweise, vorbehalten.

Cover: Portrait of Elisabeth of Bavaria, 1856. Artist: Russ, Franz, the Elder (1817-1892), © 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 Alamy Stock Photo

© 2019 BACOPA VERLAG

4521 Schiedlberg/Austria

Telefon: +43(0)7251-22235

E-Mail: office@bacopa.at, verlag@bacopa.at

www.bacopa.at

gedruckt in der EU

ISBN 9783903071773

1. Auflage 2020

目录

引子	6
第一章	8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0
第六章	60
第七章	73
第八章	82
第九章	96
第十章	107
第十一章	117
第十二章	126
第十三章	138
第十四章	150
第十五章	162
第十六章	175
第十七章	189
第十八章	201
尾声	215

“……她那双童话般深邃如大海的眼睛，宝石般亮闪闪地看着我的脸，使我顿时觉得面对她只能说真话，半点世俗的装饰和多余的礼节都会污染周遭的气氛。她说话的态度和神情，是那樣的率真天然简洁明了又直截了当，清爽得有时候让人难以一下捕捉到中间的幽默。……我问她说，你的美貌竟然没有让你克服你的害羞？她回答道，‘我并不害羞，只是觉得无聊。人们给你穿上美丽的衣裳，戴上华贵的首饰，把你推倒众人前面，说几句事先交待给你的谎话，然后又让你退到后台，脱下华丽衣裳、首饰……。’我知道她崇拜海涅，也赞同海涅对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蔑视。

她看穿命运，但承受他人的虚假，忍受自己的寂寞，并能够仍然口吐幽默，一针见血。她爱上海涅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两个人都因为世界的虚伪和不诚实而感到绝望，希望找到足够的言辞对这空洞和虚伪进行针砭和鞭挞。她不能原谅我们这个阶级造成了世界的虚伪，她无法容忍让大众仰望我们像仰望奥林匹斯山颠。她希望众生明白灵性的平等，希望众生知道我们也是人，会哭泣，会叹息。老百姓把我们看得太高，他们希望看到我们永远微笑，从我们得到存在的安全感，因此相信生活因了我们会一劳永逸，世界因了我们会变成游乐场，人们会因此幸福快乐。但这一切都是假象。

她的洞见给她内心到来强大的压力，仿佛时时要喷薄而出，所以她骑马奔驰，疾走习剑，读书写作，她只是想按捺住这股神圣的、先知般的力量，而不给周围到来太大的震撼。她是一匹神马，不愿意让人拴住自己翱翔的翅膀。

在花园散步的时候，她对我说，‘自然是无情的。’我们经常散步，因为没有随从，我们说话可以更随便，话题也更宽泛。当别人给她梳头的时候，她好像对自己浓云般的秀发并不在意。头发很长，波浪般一直挂到地，她却在静静地阅读或思考，有时候也写点什么。然后任人给她打扮，穿衣戴首饰。她对这一切不屑一顾，仿佛是要告诉人们，外表不重要。她微笑的时候很甜蜜，下巴中间有一个小酒窝，陪衬那双稍显严肃的眼睛，就显得更加娇媚。她出门散步的时候不带手套和帽子，她喜欢阳光和空气直接抚摩她那美丽的头发。秀发在清晨的阳光中熠熠闪着金光，修长的脖子后面依偎一簇簇短而卷的细发；她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很深沉，仿佛蒙了一层面纱，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洞见，她对每件事的态度和立场都鲜明而犀利。她对她的丈夫无比忠诚，也很了解他，虽然出门在外，在超频繁的通信中，她向他讲述她所经历和思考的一切。这些竟没有人知道。那些批评她的人，指责她怠慢丈夫和国家的人，根本不了解她。对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国家，她比那些始终留在宫廷里指手画脚出谋划策的人要重要得多。

她的眼光是那样的高远，她的风姿是那样的飘逸，她的思想那样的深远，音容笑貌是那样的柔美，总而言之，她的一切一切就像一股清越的激情划过世界后留下了的层层波澜。”

——罗马尼亚王后卡门·希尔瓦

第一章

1837年,中欧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王国,秋季正要过去,首都慕尼黑郊野秋色仍浓,突然一场匆匆赶来的早雪把四野摇落得一派素净。这年的冬季来得有些早,离圣诞节还有些日子,又下了好几场雪,慕尼黑城内的街道,变成雪白的糖粉世界,如童话中一般。进入十二月,天黑得更早,才傍晚时分,老城中心的圣玛利亚广场上,圣诞节夜市已经灯火通明,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在白雪铺陈的地上留下杂沓的足迹。这年的集市仿佛比往年更加热闹,游人三三五五地在各个小摊上停留,或购买圣诞礼物,或聚在一起喝一杯热腾腾潘趣酒,吃一客煮香肠加黑面包,谈笑声声,暖气融融,空气中弥漫着节日前的喜悦,各摊位的煤气灯相映辉照,彩绘出一个温馨的市井社会。

这年圣诞夜来临之际,整个王室都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但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心里明白,他的家族正在等待一个更大的喜悦。原来,就在这个圣诞夜,他的小的妹妹,下嫁一个普通公爵的露易丝公主正在等待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国王本来有些同情这个妹妹的不幸婚姻,这原是老父王的决定,他自然无能为力,不过,妹妹的孩子在圣诞夜诞生,对他来说不仅是宫廷的荣耀,是上天对家族眷顾的证明,根本就是对他的国家的奖励。圣诞节逢新生命诞生,对每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西方人来说,都是大喜事,搁在统治阶级的宫廷,就成了政治大事,常常被渲染夸张,就如这年的圣诞夜,慕尼黑宫廷上下内外的气氛早就激激动动了。

圣诞夜即将降临时,慕尼黑路德维希大街上的马克斯公爵府,比集市还热闹。大厅里挤满了男人,都是公爵的朋友,他们喝酒说笑,陪公爵等待喜讯从公爵夫人的房间里传出来。人们已经期待了好久,因为公爵夫人说这次身孕一直有奇特的感觉,大家就认为这将是是个奇特的孩子。新生命的到来,总让人高兴,在大贵族府上,自然更是一件大事,主人家自己高兴不说,那仆佣杂役,为了讨好,为了奉承,为了高兴,也早就把公爵夫人的感觉说得天花乱坠了。

人们在喜悦中等待降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世界闻名的茜茜公主,关于这个公主的出生,奇异的巧合的确不少。

圣诞节前,几场瑞雪把世界装扮得纯洁无暇,仿佛要迎接天使的降临;公爵夫人的预产期恰恰就在圣诞夜,而这一天又恰恰是个星期天,是上帝的日子。中欧民间相信这样的说法,礼拜日出生的孩子多半是天使下凡。茜茜的出生碰上这样多的巧合的确少见,而老百姓闻讯这一巧

合,他们有可能比贵族自己还更加喜不自胜呢。那天下午,公爵夫人露易丝才开始阵痛,宝宝还未诞生,宫廷内外,亲戚朋友中,不少人已经在奔走相告了。

茜茜的父亲,马克斯公爵,是巴伐利亚老国王威廉一世的远房侄儿,与公主露易丝的结合是指定的,是一桩族内婚姻,两人之间的关系终生都很疏远,与爱情根本没有瓜葛。不过,虽然没有爱情,马克斯和露易丝两人还是规规矩矩履行婚姻的职责,不间断地生儿育女,两人前后一共生了八个儿女。1837年的圣诞节,他们在等待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的诞生。

钟敲过二十二点,公爵府一楼的大厅里,气氛有些安静下来,圣诞夜即将过去,新生儿迟迟未到,大家的情绪开始紧张。露易丝已经被阵痛折磨了好久,但她知道,这次一定会是个圣诞小孩,果然,四十五分钟以后,她顺利地产下一个小女孩,响亮的哭声从公爵夫人的房间传出来时,人们看见接生婆高举着一个细小的婴孩,到门口宣布,“这是个公主!”

小公主是公爵夫妇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女儿,出生在圣诞节,又恰好是一个星期天,主的日子,让虔诚的教徒们喜出望外,然而奇上加奇的是,这个小女孩张开小嘴哭出第一声的时候,人们在她的小嘴里看到了银光一闪,细看时,原来小姑娘已经有一颗乳牙绽出!这可了不得。按照巴伐利亚当地的传统说法,这个小孩子将来命运奇异,有大富大贵陪伴一生。本来就出生王族,已经够大富大贵了,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富贵的么?剩下的大概就是命运的奇异了。

一个小女孩的诞生再是奇异,通常也不会让人联想到历史以外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茜茜公主的出生碰上一连串美丽的巧合,却是让宫廷内外所有人开心的事情,在常人的眼里也是极好的征兆,在贵族的心里,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自我膨胀,仿佛可以期待更大的荣耀。可不,马克斯公爵的朋友中有博学者马上指出,历史上,一出生就有乳牙绽出的伟人至少有两个: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和近代的法兰西一世拿破仑!喝多了酒的大人老爷们轰然大笑,说这是个公主,跟领兵打仗无缘。

马克斯和露易丝夫妇赶忙将公主的诞生通报给了国王和宫廷。第二天是圣诞节,中午十二点,宫廷教堂的钟声再一次为小公主的诞生敲响。接受洗礼的时候,公爵夫妇给女儿起了一长串美丽的名字:伊丽莎白·阿玛丽娅·尤金妮·威特斯巴赫。这些名字是这个家族历史上显赫女性用过的名字。公爵夫人露易丝虽然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满意,甚至感到失落和郁闷,但她有自己的梦想,她的父亲是国王,她众多的姐姐们都是

她羡慕的对象。她的一个姐姐做了奥地利的皇后，一个做了萨克森的王后，另外一个成了普鲁士的王后，离自己最近的姐姐索菲，现在是奥地利大公爵夫人，但她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将来可能会成为奥地利的皇太后呢。所以，给刚落襁褓的小女儿起这么多美丽赫然的的名字，是她对女儿的期望。

露易丝对自己的孩子有着相当高的期望，因为丈夫的关系，他们的出生不能算最高贵了。露易丝很忌讳丈夫的名字中连一个“冯”字都没有，因为这是贵族最起码的标志。一个“冯”字，代表贵族的身份和拥有独立的领地，而自己的丈夫两样都没有，所以她就决定用起名字来提醒女儿，要她在人生中争取更辉煌的前途。

小公主虽然得到了一大串耀眼的名字，但后来除了伊丽莎白外，其它的名字几乎都不为人所知，而且，因为母亲露易丝从小叫女儿的小名儿茜茜，别人也习惯地称呼她为茜茜公主，在她的一生中，“茜茜”这个乳名甚至比她的大名伊丽莎白变得更加响亮。

父亲马克斯公爵虽然也姓威特斯巴赫，这是巴伐利亚的王姓，但他出生太偏远，是家族的一只旁系，他的公爵头衔是国王赐予的，因此在贵族世界中他几乎算是一介平民。名字中间没有“冯”字，这是他身份中最大的缺憾，也是导致他的儿女被真正贵族歧视的原因，茜茜后来嫁到维也纳宫廷，就是因此吃了不少苦头，虽然茜茜的外祖父，老国王威廉一世在世时明确规定了，马克斯和露易丝的子子孙孙享受“公主”和“王子”的称号，但在贵族眼里，那是虚的。不过，马克斯自己并不在乎贵族的头衔，他很乐意做老百姓，领取高额俸禄，过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当时老国王一定要他娶露易丝公主，他不想高攀还不行。

婚前的马克斯有一个情人，而且有了两个女儿，被迫娶国王的女儿并不是他的心愿，所以，在新婚之夜，他就老实巴交地向新娘露易丝公主合盘端出自己的私生活，并更老实巴交地承认自己对露易丝没有爱情。露易丝在新婚之夜听新郎对自己这样坦白，如同当头挨了一棒，但她不得不接受父王给她安排的现实，对此她很长时间不能释怀，她不满意自己的婚事，也不满意自己的丈夫，觉得丈夫很凡俗，简直不像贵族，而更像一个老百姓，因为马克斯从来不耐烦参加宫廷活动，而没有丈夫的陪伴，露易丝也不好意思一个人去参加宫廷的活动，这样，婚后的露易丝不仅同自己的家人渐渐疏远，而且常常一人在家，只有怀孕、生了孩子的时候，丈夫才短暂在家，由于孩子诞生这些事必须向宫廷通报，露易丝顺便又找回一点家族的归宿感。所以，虽然就住在慕尼黑，就住在宫廷的附

近,露易丝说自己仿佛过着被放逐的日子,幸好不断有孩子出生,这是家族大事,也是同宫廷热络关系的好机会。

茜茜从很小就特别好动,不服小,喜欢同哥哥姐姐玩一样的游戏,是一个异常活泼的小姑娘。在母亲露易丝的眼里,这个二女儿倒像个男孩子,动作大大咧咧,走路风快,小时候刚学会走路就开始跑,去哪里做什么都用跑的,而且长相也远远不如大女儿海伦漂亮。事实上,茜茜到十岁的时候,除了两个胖乎乎的脸蛋,身材长得又细又瘦,着实让露易丝着急。虽然露易丝后来还生了五个孩子,但她说最让她操心的还是老三茜茜,因为这个小姑娘总是静不下来,而且胆子还蛮大,敢上树,敢下湖,学会骑马后不仅跑得比谁都快,在父亲马克斯的怂恿下,还敢越障飞沟,这对于一个宫廷千金小姐,是出格离谱的事情。更让露易丝头痛不已的是,丈夫马克斯一点都不规劝约束这个女儿,反而还鼓励她的自由行为。在所有的孩子中间,马克斯最欣赏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假小子女儿茜茜。他从不叫茜茜的名字,一直管女儿叫“我的圣诞小孩”。

公爵马克斯没工作,在宫廷挂了个空职,骑兵将军,领着二十五万帝国盾的高额俸禄(相当于二百五十万欧元),不缺钱花,一生酷爱旅游,是一个行走世界的人,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他说自己的财富是他的独立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这些言论对他的儿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茜茜,不仅在性格上独立特行,而且终生好奇好学。茜茜的其它兄弟姐妹也都个个性格鲜明,热爱自由。

马克斯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地,也没有额外的财产收入,一家人住的公爵府,一座气宇轩昂威仪气派的宫殿,在慕尼黑老城的路德维希大街中段,是老国王送给他们夫妇俩的结婚礼物。一家人在秋凉寒冬和早春时节住在这里,当夏季来临的时候,全家人就会离开慕尼黑,带无数的箱笼包裹和众多的佣人,驾着好多辆马车,浩浩荡荡地开到他们的乡间别墅去度夏。

这是马克斯早年买下的一座豪宅别墅,在慕尼黑郊外二十八公里处的斯当贝尔格湖边。别墅的四周有大片的花园,花园外面是水天一色的斯当贝尔格湖和郁郁葱葱的森林,湖上视野开阔,湖边野趣盎然,是个极美的地方,尤其得孩子们的欢心,一家人都亲切把别墅称为“波森大院”,显然,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每年夏季,全家人都在这里度过,享受大自然,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有孩子的地方都是一派生气盎然,他们热爱波森大院,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偶尔逃过母亲的约束,自由自在,而且,父亲马克斯说了,在

这里没有宫廷规矩,各人爱做什么做什么,做好就行。孩子们可以光着脚丫子到处跑,约会朋友,跟他们一起到湖里游泳,划船,去森林里骑马。在花园边上,马克斯还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养了羊、兔子和小鹿。父亲告诉他们,这些动物不仅是他们的玩伴,还是他们的学习大自然的第一手资料。

通常情况下,孩子们在一起上课,有时在屋子里面上课,不过更多的时候,小家伙们总能够找到借口,要他们的家庭教师在院子里面上课,如果那天天气特别好,他们也正好太想玩耍,而且又有特别好的借口,他们总能够想方设法说服他们的母亲和家庭老师,索性让他们放一天假,痛痛快快的玩上一气,等改天在补上功课也来得及。茜茜的说服能力在兄弟姐妹中出类拔萃,所以,每次姐姐海伦都派她去说服家庭教师,以至于他们的家庭教师认为茜茜已经被姐姐海伦完全操纵了。

有钱、有时间,这是过去做贵族的两大优越性,可以让他们非常悠闲,但茜茜的父亲,马克斯公爵,却是一个大忙人,难得回家一次,是家里名副其实的“稀客”。他除了经常出国旅行,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就算回到慕尼黑,他每天会把一大部分时间花在他的另外一个家庭上,而且,他总是在那边吃午饭,这差不多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幸好,茜茜和她的兄弟姐妹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就连露易丝对丈夫的行踪和行为也仅仅是风闻。

公爵夫人露易丝是个仁厚而聪明的女人,她对丈夫的行为从来不闻不问,这样既给丈夫面子,又维护了自己家庭的和谐和完美,毕竟,丈夫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父亲,总是能够让孩子们开心高兴的父亲。虽然外面对丈夫的言传让她个人感觉不好受,但她认为,对她的孩子们来说,和谐完整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相比之下,她个人的感情又算什么呢?她得为孩子们着想,他们的前途就是她自己的前途。

马克斯公爵回到家的时候,情绪总是很好,所以孩子们也都非常高兴,也更珍惜同他在一起的宝贵时光。公爵很幽默,在朋友面前毫无忌讳地说,“父母不合不要紧,只要他们不常常呆在一起,谁也不碍着谁,对谁都不是很坏的事情。”夫妻俩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甚至生了八个儿女后也没有感情,维系两人关系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义务,为共同的家族生儿育女,并关心爱护他们的孩子们。

在马克斯的眼里,教育抚养孩子的事情多半有女人照顾就够了,男人最好别插手,一插手可能会吵架。他把爱情和婚姻分得很清楚,公开地说,相爱的人要常呆在一起,而不合的夫妻不要总聚在一处,不得已

聚在一处也要少见面,这样可以避免发生矛盾,因为夫妻争吵不仅对孩子们产生不益的影响,对自己也是极其不雅观的事情。

妻子露易丝对丈夫说的话心领神会,所以,如果丈夫突然回家,她就会因为“过于高兴”而忽然患偏头痛,声称马上需要静养,退回到自己的房间。夫妻俩的房间也分得很清楚,马克斯住一楼,夫人露易丝住二楼,孩子们都住在三楼。父亲一回来,母亲立刻回房休息,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不怎么在乎妈妈的宫廷式管教,也不太喜欢听家庭女教师的唠叨。在爸爸这里,干什么都可以,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如果说爸爸是牧马人,那这时候,这群孩子们就是一群野马。

马克斯公爵爱旅游,有时候走得很远,有一次他去了埃及,晒得很黑,回到家时,他把自己装扮得像个阿尔卑斯山的农民,让孩子们乐坏了。他给孩子们说一些旅途上的离奇故事和经历,让孩子们觉得很神往。他告诉大家要多在户外活动,走进大自然,还教他们玩从外国学来的游戏,总之,能给儿女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增长他们的知识,可以说是马克斯最高兴的事情。

夏天在户外,除了骑马、游泳和划船,最让孩子们高兴的是跟随父亲演马戏。父亲马克斯是个出色的马术骑手,他带领孩子们玩这个游戏时,从早到晚都不休息,就连孩子们误了功课,夫人露易丝也不会出来干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露易丝知道,干涉是没有用的,首先丈夫会不高兴,孩子们也不会听她的话,乖乖回到教室上课。她的心里太清楚了,只要丈夫在家的时候,孩子们暂时就没有规矩了,行为也没有宫廷所要求的节制和含蓄,就算回到房间里吃饭时,他们也会跑着在房子里面捉谜藏,在楼梯走廊间上上下下地跑来跑去,说话的声音也变大了。

露易丝对这一切也只好听之任之,由他们随心所欲,最关键的是不要和丈夫碰面,不要因为孩子们的行为或其它事情同丈夫发生意见分歧。她很早就接受了丈夫的观点,他们夫妻虽然不相爱,但他俩都很爱他们共同的孩子,八个健康活泼又美丽的儿女。这种时候,露易丝就会对自己说,为了孩子,暂时忍着吧。

晚上是公爵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马克斯给他们讲自己在旅途中的经历,他的意外遭遇和冒险。比如他的船在去埃及的路上触礁了,海上这时又起了风暴……或者他刚刚抵达耶露撒冷的时候,城里面就暴发了鼠疫,他想尽了办法才逃离鼠疫区……或者他骑着骆驼,走了三天三夜穿过大沙漠……他爬上金字塔,一个人坐在金字塔的顶上,弹着七弦琴,唱慕尼黑小调给自己听,给风听,给天空和白云听……。

马克斯公爵的阅历非常广泛,知识也很渊博,言谈幽默风趣,他的讲述即是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又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可以说,他是孩子们最理想的大伙伴,深得儿女的崇拜,特别是茜茜,对爸爸崇拜得无以复加,在她幼小的心目中,爸爸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爸爸的每一个行为都值得她去模仿。爸爸好动,茜茜也坐不住,家庭教师常常抱怨小公主茜茜上课不专心,思想开小差,有时候好象非得把她绑在椅子上,她才会稍稍安静地看一会儿书。不过幸好她喜欢画画和写字,画素描的时候非常专心,她还喜欢写诗,这是她最爱上的两门课,终于可以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茜茜的很多兴趣爱好都来自于父亲的熏陶。马克斯不旅游的时候就写诗,写剧本,写游记和短篇小说。看爸爸做什么,茜茜一定也做什么,爸爸是她的榜样。骑马,长途跋涉和登山也是她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体育兴趣爱好。事实上,父女俩在性格上也极其相似,天性好动,热爱大自然,追求丰富的内心和精神生活,执着于独立的性格和行为的自由。“要有想象力,”马克斯这样对茜茜说,“没有想象力的生活是苍白的。”

冬天快来临的时候,一家人又浩浩荡荡地回到慕尼黑的公爵府,这是茜茜所不情愿的。幸好,公爵府的附近有一个英国式的公园,茜茜常常一个人骑马去那里跑上一圈。冬季,马克斯常常在公爵府的前院里搭个马戏场,请个马戏团来府上表演,而且一演就是好几天,什么人都可以来看,有时候他自己也参加演出,装扮成小丑,出一个节目,这让茜茜格外开心。不过对此,巴伐利亚的宫廷却颇有微辞,觉得一个公爵降低身价去演小丑,还把马戏团开在进门前,太丢人现眼,但马克斯只当耳边风。

总而言之,只要马克斯在家,孩子们就觉得永远在过节,尽管茜茜并不喜欢住在城里,但只要爸爸在,城里的公爵府也变得像天堂一般。她实在太佩服爸爸了,特别是看爸爸装扮成小丑,在马背上做精彩的表演。这一切让茜茜对自己的爸爸倾倒不已,她一心想学爸爸的绝招,因为怕被发现,就偷空骑马练习,在马上做动作,结果被马克斯发现,他觉得女儿茜茜很有骑马的天分,决定将她培养成马术骑手,并开玩笑地对茜茜说,“以后不做公主了,还可以演马术挣自己的面包。”夫人露易丝对此非常不高兴,女儿茜茜毕竟是公主,以后得出嫁到宫廷或大贵族之家做贵夫人,言谈举止必须斯文优雅,现在被丈夫调教得像个江湖艺人,成天跟动物混在一起,一派野气,完全没有王府贵族千金小姐的斯文。露易丝一想到这些就觉得伤透脑筋,但她不能面对丈夫,只好任之行之,盘算着等丈夫走了再纠正茜茜。

茜茜的父母永远是同床异梦的一对夫妻,两人的意见永远相悖。一大部分原因自然是因为感情不和。马克斯和露易丝一辈子也没有相爱过,但他们维持了一段完美的婚姻。老国王当初为了提高侄儿的地位,被女儿嫁给他,同时也藉此扩大和巩固自己家族在巴伐利亚的势力。;露易丝当时深深地爱着葡萄牙的王储,但老国王觉得这门婚姻对自己的国家实惠太少,葡萄牙离德意志太远,在政治上对巴伐利亚也没有什么切实的利益好处,女儿嫁到远方,自己还得搭上一笔不小的嫁妆,算是赔了女儿也丢了钱,以后连孙子也看不到。他对儿女们的婚姻大事都是以政治考虑和国家利益为原则,儿女们的命运,他们的个人感情从来都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指定嫁谁就谁,不愿意不行,必须从命。幸好露易丝和马克斯的性情都不算太浪漫,还是规规矩矩地生了一群孩子,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怀孕和生孩子对露易丝不仅是生活的一大内容,也是她生活的一大安慰。她的这八个孩子,个个聪明又漂亮,小的时候让她操心不少,可是大了以后,都与她非常贴心,特别是老三茜茜,这个让她操心最多的孩子,小时候学骑马就让她提心吊胆,还声言将来不做公主了,要当马术骑手,显然是个不守规矩的主儿。在露易丝的眼里,不,在整个宫廷和贵族的眼里,茜茜跟父亲骑马、打猎都实在是太离谱的主意。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十来岁的茜茜已经开始写诗。对于一个有高贵身份的公主来说,动情写诗是越轨的行为。露易丝觉得,象男人一样骑马演戏,混在普通的马戏演员中间,对于一个公主,已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还要写诗,这简直是在持续破坏一个女孩子宁静的心境。露易丝想到自己当年在深宫闺阁,同她的一群姐妹,甚至连普通流行杂志也是不可以看的。她们的母后主要是担心阅读了这类杂志,年轻的小姐们就会想入非非,而这对将来维持婚后平稳的生活是极其不利的。

露易丝是老国王的小女儿,是个正宗的公主,但性格柔弱随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儿和好妻子,她对丈夫既不依恋,也没有控制欲望,如果说柔顺也算性格的话,露易丝是柔顺的象征,但也因此缺乏对丈夫的吸引力。她自己从来没想到要为争取丈夫留在身边做任何努力。丈夫偶尔回来,不是让她怀孕就是因为孩子出生。

丈夫每次回到慕尼黑,会先去看他的情妇和与情妇生的两个女儿,然后才回到公爵府来看自己的贵族孩子。他说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宫廷对他不满,他也满不在乎。他对自己的贵族孩子们也比较严格,常教训

他们说，“别把自己看得像国王一般沉重，要学会像蝴蝶那样轻盈，才能够飞翔。”这些诗一般的话语给年幼的茜茜印象很深，她把它们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这对她后来的生活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她一生都崇拜海鸥，崇拜山鹰，因为它们能够自由地飞翔。

马克斯要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露易丝则不断地强调王族的身份、宫廷的规矩和约束。然而公爵常常不在家，多数情况下还是公爵夫人说了算。但露易丝毕竟是女人，管教孩子们还是比较宽松，除非她认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有一次，露易丝突然发现十五岁的茜茜爱上了公爵府的一个年轻伯爵，不过是那种豆蔻年华过眼烟云般的梦幻爱情，可是露易丝如临大敌，在她的眼里，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这是出轨的行为。为此，她把懵懵懂懂的女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是茜茜第一次挨母亲的骂，也是唯一的一次。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露易丝觉得解决新的问题变得急不可待。茜茜十五岁的时候，露易丝已经开始给十七岁的姐姐海伦物色对象。找对象，对大贵族家的小姐来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对露易丝的孩子来说就更难一层。对象的出生得是王侯一级才算门当户对，还必须非常有钱，又不能计较公爵府不太炫耀的地位和嫁妆。马克斯毕竟仅仅是个公爵，在宫廷没有实职，没有额外收入，一家人靠宫廷俸禄生活，有一堆待嫁的女儿，需要一大笔钱来准备她们的嫁妆。露易丝一想到这些就会偏头痛，再加上有茜茜这样不太喜欢规矩和约束的女儿，露易丝觉得自己要操心的事情太多，常常会因此独自叹息，甚至流泪。

露易丝平常联系最多的是在维也纳宫廷的姐姐索菲。姐妹俩书信来往也比较频繁。在给姐姐的信里，关于十五岁的茜茜，露易丝这样写道：“她看起来很清新，这是因为年轻的缘故。但总的说来，她没有漂亮的特征。”露易丝公爵夫人对女儿茜茜实在没有什么信心，觉得茜茜是所有孩子中的丑小鸭。而且她还认定，要把家里的这个丑小鸭嫁出去，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童年的茜茜有个明显的鹅蛋脸，但两个脸蛋因为太多户外运动变得红扑扑的，她喜欢骑马驰骋，下马走路也风风火火，母亲露易丝觉得自己的这个女儿不像千金公主，倒象个农家少女。尤其让母亲操心的是，茜茜成天同外面的小伙伴玩耍，举止变得像个男孩，大大咧咧，缺乏端庄淑雅，长此下去，形成习惯，后果难以想象。另外让她焦虑的是，茜茜还讲一口慕尼黑的方言，同外面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她会完全忘记宫廷的规矩。露易丝在给姐姐索菲的信中说自己成天提心吊胆，怕万一突

然有人来提亲怎么办？一个没有规矩的孩子是没人要的。露易丝爱自己的孩子胜于一切，但还是这样没信心，特别是在自家亲戚的面前，在做了皇后、王后和大公爵夫人的几个姐姐面前，她会因为自己的孩子们举止太过随便而觉得丢脸。

另一方面，一想到孩子们会一个个离开她，路易丝也感到很寂寞。丈夫跟自己完全不是一路人，也不是一条心。二十年中间，自己守着一堆不太听话的孩子，难免偶尔会觉得委屈，觉得单薄无力，孤立无助。以后呢？老了以后呢？她常常因为这些念头感到落寞，感到忧伤。孩子们在她身边她就得操心，这不，十五岁的茜茜竟然开始恋爱，爱上了自家府上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叫理查德德的伯爵，这让露易丝真真伤透脑筋。她是偶然发现这段恋情的。

有一天，她看见茜茜去找那个年青人说话，她就偷偷地观察他们，后来发现两个人经常见面，而且行为间已经有了柔情蜜意，露易丝就着急了，决定当机立断。一次，她趁茜茜跟理查德德聊天聊得正亲密的时候，就撞了进去，站在两人之间，随后马上拉走了茜茜，紧接着就想办法把理查德德调离了公爵府。她一定要阻止这场不般配的爱情。一个小小的伯爵不是女儿茜茜的前途。

但茜茜的这场春梦般的恋情，结局却是非常地凄惨和神秘。

茜茜虽然被母亲教训了一顿，仍云里雾里地仍做着少女的桃花梦，还不知母亲已经将年轻的伯爵打发出了公爵府，以为理查德德不过是出差去了，为他写下好多思念的诗篇。阴差阳错，半年后，不知情地公爵又把年轻的伯爵招回到公爵府，但没过多久，年轻人又被露易丝找借口打发了出去，这一次，这个年轻人再没有回到公爵府来，听说在外面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接着就悄然地离开了人世。消息传来，茜茜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哭泣了好几个小时都不出来，也不肯吃东西，谁劝也没有用。全家人中只有母亲露易丝知道个中情由，其它人对茜茜的行为只感到莫名其妙。

也就在这个时候，露易丝同姐姐、奥地利的大公爵夫人索菲开始商量儿女的婚事。

露易丝的姐姐索菲比露易丝大一岁，人长得很漂亮，是个雄心勃勃的女人，嫁到维也纳宫廷，丈夫是奥地利皇帝斯蒂芬一世的小儿子，大公爵卡尔，一个木讷的老好人，完全没有政治抱负，用索菲的话说，心智贫弱。索菲，作为大公爵夫人，是在生了四个儿子以后，才最后在维也纳

宫廷翻身。她的权力欲望后来压倒了宫廷所有的男人，宫廷的事她都要插手，到最后根本就由她说了算。

1848年维也纳资产阶级革命被镇压之后，奥地利皇帝费迪南一世被迫退位，索菲刚满十八岁的大儿子弗朗茨·约瑟夫登基做了奥地利的皇帝，索菲就成了奥地利帝国的皇太后，表面上是儿子做皇帝，但宫廷大权都在索菲一个人的手里。由于她独断专横，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绰号：“维也纳宫廷唯一的男人。”

弗朗茨·约瑟夫是索菲的大儿子，二十三岁那年，已经做了五年皇帝，但还没有结婚的对象，母亲索菲心急火燎地到处为儿子物色新娘，终于相中的是茜茜的姐姐海伦。1853年的夏天，索菲和露易丝姐妹两个约好，带孩子们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皇家度夏山庄伊歇尔会面，一方面庆祝弗朗茨·约瑟夫二十三岁的生日，另外也同时举行他和海伦的订婚仪式。

大女儿的锦绣前程让露易丝满心欢喜，就在准备行装时，露易丝突然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为了让小女儿茜茜不再为那个死去的里查德胡思乱想，她决定也带茜茜同去奥地利的伊歇尔，会会亲戚，见见表兄弟，特别是索菲的老三，茜茜的三表哥，大公爵卡尔·路德维希，这小伙子从小就喜欢茜茜，常常给茜茜写信寄礼物，戒指、手镯、点心，什么都寄。说不定，露易丝暗想，这小子能同茜茜成就一段姻缘，这样，两个女儿都已经出阁，负担会减少许多，操心也会减少许多。

索菲的三儿子，卡尔·路德维希，同茜茜的年龄比较接近，比茜茜长两岁，两人四年前在因斯布鲁克有过一面之缘，那时茜茜才十一岁，两个小孩仿佛青梅竹马，在一起玩耍得很高兴，还交换了礼物，过后两人也有过书信来往，只是路德维希更勤快些，而茜茜渐渐淡忘了这个三表哥。当路德维希最后一次寄来一只银手镯时，茜茜感觉有些纳闷，她的回信简简单单：一张蓝色空白的纸，边上贴了些野花，中间一个字也没写。看起来像是童心的游戏，却是认真的，茜茜可能真的不喜欢这位皇家的三公子，所以在回信中无话可说。母亲路易丝却希望这两个小不点儿会回想当年，重叙旧情。当然，这只是她顺便的想法和一点点愿望，这一次亲戚聚会的主要目的还是大女儿海伦和弗朗茨·约瑟夫的定亲大事。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弗朗茨·约瑟夫竟然不喜欢端庄淑雅的海伦，而是看中了海伦的妹妹，有点冒冒失失的茜茜，当时仅仅十五岁的少女茜茜。

茜茜一生的坎坷有一个美丽的前奏，但现在，前奏即将结束，她的人生即将开始。

第二章

茜茜十五岁，母亲露易丝公爵夫人满怀喜悦地准备着一件大事，她的大女儿海伦就要有婆家了，对象是奥地利的年轻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这是她同姐姐索菲长期通信后决定的。

带海伦去奥地利的皇家避暑山庄伊歇尔会亲，这一想法让露易丝喜不自胜，她想姐姐索菲是奥地利的皇太后，女儿嫁到维也纳做皇后，不仅亲上加亲，还提高了家族的地位和自己的身份。一切敲定，只等东风，索菲的邀请终于来了，1853年的8月，两人的众姐妹都要到奥地利的皇家避暑山庄伊歇尔，一来为弗朗茨·约瑟夫庆贺二十三岁的生日，二来众亲戚会面，联络一番亲情，顺便借此机会宣布儿女的订婚大事。

众姐妹中最显赫的两位是德国的两个王后，萨克森王国和普鲁士王国的王后，她们是索菲和露易丝的姐姐，欧洲一流大贵族。索菲打算在这样显赫的场合宣布儿子弗朗茨·约瑟夫同露易丝的大女儿海伦的定亲，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姐姐们的尊重，把定亲做成家族中的大事，另外，姐妹们是各大国王后，同她们聚会，也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外交活动，到场的都是德意志联盟中各大国的重要人物，对于订婚仪式，场面算是足够显赫了，当然，姐妹中间，露易丝和她女儿们的身份不免有点寒碜，但也是不得已只好接受的事实。

露易丝是国王的小女儿，遵从父命，下嫁表哥马克斯公爵，这位堂堂正正的公主几乎成了平民，她和她的儿女在名字中连个“冯”字都没有，这是让露易丝在姐姐们面前最抬不起头的事情。露易丝为此也感到非常自卑，就习惯了小心翼翼地看各位姐姐的眼色和脸色。她在紧张和欣喜中期待着这场会面。她热切地希望海伦能够安全的通过这一关。她知道女儿虽然漂亮，但身份毕竟比不过所有的姐妹，她也清楚这场聚会是索菲故意安排的，不仅是对她的考验，也是对女儿海伦的考验。海伦如果能够嫁给姐姐索菲的儿子，奥地利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这不仅是海伦一辈子的大事，也是露易丝一辈子的大事。

万事开头难，这是她的一群孩子中的第一件亲事，她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去伊歇尔之前她对此事已十分保密，连丈夫马克斯也不知道她的如意打算。这门亲事不仅是亲上加亲，更因为如果成功，露易丝卑微的地位就会有所改善，以后不论在慕尼黑的宫廷还是众姐妹亲戚的会面，面对一群皇后、皇太后、王后们，她也会有点皇家的面子，而不仅仅再只是一个公爵夫人，连个“冯”字都没有。想到这些，露易丝就会激动不已。

她十分感激姐姐索菲给她这个机会,让她同奥地利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攀亲,这步棋是她人生中的上上棋,所以到临出发去伊歇尔时,她决定把二女儿茜茜也带上。一来茜茜已经十五岁了,到了社交的年龄,二来可以看望亲戚,同奥地利的一群表哥们重新见面,重温旧情。

其实,在露易丝的心底,真正的打算的确是想也让茜茜重温一番同三表哥卡尔·路德维希的关系,她知道茜茜并不喜欢这个有些迟钝的表哥,但这表哥毕竟是皇帝的弟弟呀。再说,十五岁的茜茜完全缺少女孩子的温软秀气,倒像只冒冒失失的丑小鸭,除了那一头浓云般的头发和一双大眼睛,露易丝竟看不到女儿有多少千金闺秀的魅力,所以她私下里盘算,如果女儿茜茜能够跟索菲的三儿子卡尔·路德维希相好,这可是打灯笼也没法找的好事情。主意打定后,公爵夫人决定带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起上路,到奥地利风景如画的湖区皇城小镇伊歇尔。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公爵夫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次精心为大女儿海伦策划的会亲竟落在二女儿茜茜的头上。

弗朗茨·约瑟夫,奥地利皇帝,年龄二十三岁,外表英俊潇洒,是海伦和茜茜的大表哥,他的母亲索菲为他选定海伦,也达到他的同意。其实只要是母亲的意见,他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他本人很期待这次聚会,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海伦,很想看看自己未来的皇后到底是什么样子。

索菲的确很看重海伦,在儿子面前已经说了海伦好多优点,主要是听话,懂规矩,外语说得好。但他自己对海伦只有模糊的印象,两人四年前在因斯布鲁克见过一面,他那时十九岁,已经做了一年皇帝,而海伦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所以的亲戚聚会上,两人连话也没说。海伦当时可能仰望过这位万乘之君的表哥,但这位表哥可能对海伦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现在是1853年,弗朗茨·约瑟夫已经做了五年的皇帝,他统治的奥地利帝国,是欧洲当时仅次于沙俄的第二大帝国。他十八岁成为皇帝,那是1848年,维也纳市民起义被镇压后,他的叔父、皇帝费迪南一世被迫退位,作为侄儿的他,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越过自己的父亲登基做了皇帝,开始统治当时有四千万人口的奥地利帝国。在老百姓的眼里,这个年轻的皇帝有着无限的权力,但实际上,弗朗茨·约瑟夫只是皇帝,大权、实权却掌握在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宫廷大贵族们的手里。年轻人不过是个傀儡。